



鄉情涓涓

樹上的童年

蔣子龍

按進化論的觀點，人類是從樹上掉下來的。地球大陸板塊漂移，被森林拋棄的猴子，逐漸進化為人。所以沒有人對樹不感到親近，尤其是大樹、古樹。我的童年記憶，乃至對故鄉的懷念，就離不開樹。

記不清從幾歲起，我便能爬樹。最初是和小夥伴們比賽誰爬得快、爬得高，後來是上樹粘知了、掏鳥窩、撿榆錢、摘棗……我家場院的邊上有棵老棗樹，沒人知道它多大年歲，爺爺告訴我，他的爺爺小的時候就有那棵大棗樹。那棵老棗樹，是我夏、秋兩季的美食店。

老棗樹上結的棗格外甜。從初夏一掛棗開始，我每天至少要關心一次大棗樹，樹上哪些棗大，心裏都有數。等到棗一開始有點發紅，甚至等不到發紅，只要由綠變得有點發黃，就可以摘下來吃了。從初夏到深秋，農村孩子的零食，就靠自己到樹上或莊稼地裏去找。

棗樹上有一種跟樹葉一樣綠的毛毛蟲，土名「八夾子」，蜇人特別痛，被蜇的地方還會鼓起一個紅包。從老樹上的棗能吃了開始，我身上被「八夾子」留下的紅包就沒斷過，可謂「此起彼伏」。被蜇得太厲害了，就到坑邊挖黑泥糊到紅包上，疼痛會減輕。

那個時候，農村的泥土還是消炎藥。打草被鏟刀割破腿或手，抓住黃土捂上，不僅止血，一般也不會發炎化膿。

常常是大樹頂部的棗先紅，我爬不到最高處，有個自製的帶鐵鉤的長杆，把個頭能吃的棗一個個鉤下來。母親重病期間，村上沒有大夫、也沒有藥舖，無論早晚都要到七里地以外的姜莊子抓藥，那是我的事。大夫一來，我先上樹摘一口袋棗，回家拿着大夫開好的藥方

就走了。那一口袋棗就是我的飯。

開始能讀小說了，夏天會帶本書躲到樹上去讀，涼快又清靜。如果是在家裏讀閒書，被父母看到會派去幹活。農村的夏、秋兩季，家裏地裏有幹不完的活，當時我又格外癡迷武俠小說，拿起來就放不下。村北有一塊叫做「亂葬崗子」的荒地，冒白鹼的鹽鹼土，不長莊稼，卻有一棵粗大的杜梨樹，枝葉濃密，且很乾淨，樹上沒有蜇人的蟲子、蜜蜂之類的東西。是我的專用「書房」。

一棵或幾棵古樹，讓人感到親近、崇敬。若古樹成林，便有了一種恐怖氛圍，裏面似乎藏着許多不可知的兇險。施耐庵在《水滸傳》裏虛構了一個野猪林，把它安置在滄州界內，不是沒有道理。我們村西就有一片不知是什麼年代形成的老林子，裏面有各種奇形怪狀的古樹，陰森可怖。有的主幹粗如磨盤，上面的枝幹橫七豎八，霸佔着高空；有的樹幹筆直，插入雲霄；有的疙疙瘩瘩、鐵皮銅幹；有的被雷劈火燒，剩下半截焦黑的樹樁，猙獰而強悍；有的樹洞裏可藏下一兩個人，卻成了狐狸、黃鼠狼的窩。

曾有人在老林子裏看到過碗口粗的蟒蛇、站着如兒童一般高且能說人話的狻猊、能夠把人頭皮抓掉的老鷹……總之，林子裏什麼可怕的

野物都有。

一對年輕夫婦帶着五個月大的孩子下地幹活，他們的地在林子邊上，地頭有株大樹，把孩子放在樹陰涼裏，夫婦二人便忙着鋤地。鋤到半截聽見地頭的孩子哇地大哭一聲，猛回頭，看見他們的孩子從地上飛起一人多高……兩人急忙往地頭跑，跑到地頭孩子卻不見了。男的在林子邊瘋一樣喊叫着孩子的名字，女的跑回村喊來一幫人，衝進老林尋找。最終也沒有找到孩子。有人說是被樹上的蟒蛇吞了，有的說是被老林子裏的其它動物拖走了。

老林子中央還有一片古墳塋，據傳埋的是燕王掃北時戰死的將士。每逢鬼節、除夕夜乃至一些特殊的氣候條件下，可聽到從林子裏傳來哭嚎和嘶殺聲。為了保護村裏安寧，每到清明和農曆大年初二，村裏都要成群結隊到老林中央給古墳燒紙、培土、大放鞭炮。

村裏關於那片老林子的傳說還有很多，少年時代我聽到的鬼故事，大多和那片林子有關。村裏有個自稱膽子最大的壯漢與人打賭，在各路神鬼下界的大年三十半夜，他敢把一根木橛子釘到老林子中間最高大的墳頭上。當他把木橛子釘進墳頭之後，想起身回家，卻被從墳墓裏伸出的手牢牢抓住他的棉袍，當即就被嚇死

在光中駐足

程應峰

日蝕

走向

位置

明亮的太陽  
被溫情的月亮  
蜇了一口  
透過樹隙的光  
消遁了

我看見彎道  
我的走向筆直迢迢  
路上有許多人  
神態莊重 如舉行  
一次隆重的送別禮

在交叉路口  
雨幕中的遠山  
牽引視覺的高低

渾圓的太陽  
變成一彎藍色湖  
泛起清凌的波浪

我一直走下去  
前面有鮮花桂冠  
也鋪綴着荊棘淚水  
我無所牽絆

駐足晴空下  
停留的位置  
正對遠山腹地  
那一刻

透過濾鏡  
熱烈的太陽  
原本這樣清新明朗

偶爾回過頭去  
不見了起點  
也不見了來跡  
低頭看看腳下  
一切都如煙塵  
人生盡頭 留下的  
惟有智慧和哲理

高興與低的結論  
有着明顯的差異

日蝕是一粒種子  
生長矚目的美麗  
也生長巨大的蒼涼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文學漢林

胡紅拴

在國際大都會，建一座世界地質公園  
這樣，香港人就可以在家門口  
在郊野、海岸公園，看到  
地球的骨骼和心跳了  
其實，時間並不遙遠  
泥盆紀、二疊紀，眼前的石頭  
講得明明白白，侏羅紀、白堊紀  
岩石，也有精準的記錄  
比如，六邊形流紋岩柱狀節理  
酸性火山岩做好了一根根巨柱  
活字樣的排列，書  
早成為一座座山的樣子，其實

它們並不寂寞，有海濤和風鳴  
還有形成沉積環境的沉積作用  
一段地質的歷史，典型的地質藝術  
稀有，罕有，火山岩同時  
展現了凝灰岩和熔岩的特徵  
我喜歡海岸的那些侵蝕和沉積地貌  
我知道，它們依然活着  
沉默的陽剛，表達着岩石的年齡  
想起了北愛爾蘭著名的世界遺產巨人堤道  
那些六角形岩柱，直徑不過才0.5米  
可香港西貢的火山岩，1.2米直徑的岩柱  
足以驚動蒼穹。糧船灣的火山岩柱  
高度可達100米，「天然六角形岩柱壁畫」  
更有侵入岩脈和斷層  
扭曲的岩柱，破邊洲的海蝕柱  
大浪灣海岸，「火山」的景色  
「家事」的異彩紛呈，早已被  
流紋岩的筆墨  
悄悄寫成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自然資源作家協會副主席、詩歌委主任，《新華文學》主編，《中國詩界》副主編）

「替」母親花錢

錢永廣

指間歲月

元

冬天到了，天氣越來越冷，因不放心母親，假日裏，我驅車回老家看望母親。中午吃過飯後，當我幫她整理箱子裏的衣物時，發現她藏在箱底的錢有厚厚的一沓，我數了數，共有6,280元。6,280元，對我來說，不到一個月的工資，不算多。可對母親來說，簡直就是一筆巨款。

父親去世前，母親的口袋裏，是從來不藏錢的。家裏賣糧的錢，都是父親保管。母親只知在地裏幹農活，從不問父親，家裏還有多少錢款。沒有了父親，年老體弱的母親，農活是幹不成了。兩個哥哥商量說，我們兄弟四人，每人每月給母親300元生活費。

每人每月給母親300元生活費，不多。本以為母親不夠開支，可我回老家打開母親的箱子後才發現，母親竟然還有這麼多錢。

看着箱底裏厚厚的一沓錢，再看看母親穿的衣服和鞋子，我很難過。母親的衣服已經掉色，鞋子也張開了嘴。衣服還是父親去世前給她買的。

我陪母親吃過中飯，邀請母親隨我進城住。母親聽了，搖搖頭說：「我在家生活慣了，我還是在家裏的好。」

回到家後，我把母親的事情告訴了妻子。當

妻子聽說母親至今還穿着幾年前的舊衣服，鞋子都破得不成樣後，扭頭眨眨眼對我說：「過兩天我要出差，你給媽打個電話，就說家裏沒人做飯，請她進城來幫我們燒幾天飯，不然她的寶貝孫子放學回家，就沒有飯吃。」

我心領神會，趕緊按照妻子的吩咐，撥通了母親的電話。在電話裏，母親一聽，連聲說，過兩天她就坐車進城來。

母親進城來的那天早上，我還在夢鄉。我剛打開門，母親就背着一個沉重的蛇皮袋，踏進了屋。

蛇皮袋裏裝滿了蔬菜，那是母親起大早，從

菜園裏摘的。

我趕緊從母親的肩頭接過蛇皮袋，問母親：「為什麼不給我說一聲，讓我到車站去接？」母親沒有接我的話頭，卻說：「我趕緊給你和孫子做早飯。」

妻子出差，我一個人在家做飯，根本沒有問題。把母親「騙」進城，就是想讓母親和我們住幾天，我們一起「消費消費」，我想讓母親養成花錢的習慣。

我們正說着話，從衛生間刷過牙的兒子出來了。聽說母親要在家做飯，兒子一把拉過母親，撒嬌說：「我要奶奶陪我出去吃肉絲麵。」「肉絲麵多貴，不如奶奶在家給你做雞蛋麵。你看，奶奶剛從老家帶來的土雞蛋，好吃呢。」節儉慣了的母親，哄兒子說。「媽，今天早上我也想吃肉絲麵，我們小區門口就有一家，很方便，現在我們就一起下樓吧！」接過兒子的話，我趕緊趁熱打鐵。

拗不過我們，那天早上，母親破天荒陪我們在外面吃了碗18元的肉絲麵。吃完麵，母親說：「味道確實好，只是太貴了，下次不能再這樣花錢了。」

在父親去世後，因為不放心母親，哥哥給母親買了部老人機。那天晚上吃過晚飯，我和母親在客廳聊天，我給哥哥打視頻電話，我把手機交給母親，母親在手機裏看見哥哥和她說話時，眼睛一亮。我趁勢引導：「如果你有一部智能手機，在老家和我們打電話，在手機裏你就能看見我